

The Crimson  
Petal And The  
White

绛红雪白的花瓣

[荷]米歇尔·法柏 / 著 葛晟嘉 赵波 刘聪 / 译

BBC古典英剧经典《绛红雪白的花瓣》原著

尼尔·刚恩奖/杨·圣詹姆斯奖/苏格兰艺术协会奖/马卡蓝推理小说奖/苏格兰十字年度最佳小说奖

获奖作者 米歇尔·法柏 力作

欲望与挣扎·爱情与人性·复仇与控诉·觉醒与救赎

“当代狄更斯”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浮世长卷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The Crimson  
Petal And The  
White



— — — — —  
[荷]米歇尔·法柏 / 著 葛晟嘉 赵波 刘聪 / 译  
— — — — —



# 目录

## Contents

第十八章.....	2
第十九章.....	19
第二十章.....	38
第二十一章.....	56
第二十二章.....	76
第二十三章.....	97
第二十四章.....	116
第二十五章.....	134
第二十六章.....	154
第二十七章.....	171
第二十八章.....	190
第二十九章.....	209
第三十章.....	228
第三十一章.....	248
第三十二章.....	269
第三十三章.....	288
第三十四章.....	307
第三十五章.....	328



## 第二部分





## 第十八章

亨利·拉克姆再次按了一下门铃。当他抬手拨弄铃的时候，寻思自己或许得离开，而不是等着福克斯夫人亲自请他进门。自从上次见她病得厉害后，间隔的时间是不是太短了些？她父亲的铜门牌看上去虽不过一个信息而已，眼下却忽然好似生病，或是死亡的预示：詹姆斯·克鲁，内外科医生。

克鲁医生家年老的女仆打开了门。亨利脱下帽子，顶到了自己胸口，以致没法开口。

“请进，拉克姆先生。”

亨利被领到了长廊，他看到克鲁医生几乎消失在楼梯的尽头，自己则无法摆脱粗鲁地给他脱外套的仆人。

“医生！”他猛地一扯袖子喊道。

克鲁停下了脚步，转过身又迈步下来，静静地，似乎不是在打量探访者，而是琢磨自己忘记了什么。

“先生。”亨利问道，“福克斯夫人怎么样了？”

克鲁走到了亨利的跟前。

“她确诊得了肺病。”他不知如何说起，“我该怎么说呢？”

亨利紧握住手中的栏杆，抬头看医生垂着的眼睑下染红的眼睛。

“会不会是……？”他分析道，“我曾经读过……也许是肺动脉瓣片？”

医生笑了起来，仿佛在嘲笑自己，而不是亨利。

“拉克姆的那些玩意儿和甜水都是垃圾。我猜还是你的祈祷有些作用。”

“我能看看她吗？”亨利恳求道，“我会尽量让她没有负担。”

克鲁重新往楼上走去，将招呼客人的担子丢给了楼下莽莽撞撞的仆人：“是啊是啊，尽一切可能。”

继而，他越过自己肩头回望道：“她会告诉你，她感觉很好。”

说着，克鲁消失在楼梯的尽头。

仆人领着亨利穿过毫无装饰的走廊，接着是画着斯巴达人的画的房间，这与亨利的房子大相径庭，丝毫没有半点女人的气息。这儿所有黯淡的色彩都围绕着实用主义，直到他走到法式窗前，打开它们，眺望花园。唯有花园才存着自然的足迹，占据那块光秃的地面。透过一尘不染的玻璃，亨利看到一片阳光照在还未浇灌的常青树上，在那中间，是这世上最重要的人物：耶稣基督。

她躺在藤椅上，打扮得周全，穿着紧身衣，脚上不是拖鞋，而是双靴子，头发也精心打理过，事实上，这样的打扮甚至超越了平时。她的膝盖上垂直放着一本打开的书，正心无旁骛地看着。她是如此的美丽，比以往更美。

“福克斯夫人？”

“亨利！”她高兴地喊道，把书放在了身旁的草丛中，“见到你真高兴！我无聊透顶了。”

亨利走到她面前，无法相信克鲁医生会对这样一个鲜活的生命下了死亡的判决。那些行医的人什么都不知道！难道就没有错误吗？然而，当福克斯夫人发现了他脸上的疑云，直白地说道：“亨利，我病得很严重。”

她笑着说道：“这就是为什么我还坐着，今天早晨我甚至还摔了个底朝天，不过，这是我能容忍的最糟糕的事儿了。坐这儿吧，亨利，草很干。”

尽管她说得并不对，亨利一屁股坐下后，裤子就湿了，但他却仍旧照着坐在那儿。

“好了，现在。”她的声音疲乏，混杂了苦涩的欢愉，“我还有什么别的新闻告诉你呢？我想你可能已经听说过……我该怎么说呢？救援站的同伴告诉我，我已经无法再履行义务了。你知道，从利物浦走到声名狼藉的那些房子会让我精疲力竭，我得在房子前的台阶上休息，而他们则进去了。我得让自己变得尽可能地有用，我对那个傻子措辞强硬，而我的姐妹们却觉得我让她们感觉沮丧。这周二过后，她们给了我一封信，建议我得依照国会议员制度一样休息。所有的救助者用了最绚丽的词汇祝福我尽快康复，实际上，他们是希望我无聊到死。”

如此可憎的话从她唇间恣意地流出，亨利几乎不敢再让她提起更多的细节。



#### 4\ 绛红雪白的花瓣·下

“你父亲……”他尝试道，“有没有和你谈过，这是什么病，或许你……你已经……”

“噢，亨利，你还是那么小心翼翼。”她嗔怪道，“我得了肺病。或是说，他就是这么和我说的，我也没有什么理由怀疑。”她的眼睛闪着热情的气息，就如他们在走向教堂争论时一样。“和大家想不同的是，当然，也包括我那博学的父亲一样。我知道我自己不会死，至少现在不会。我有一种想法，在身体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一种计算我生命的日历，那是上帝放在那儿的，每一页都是由他亲手书写下来的。我不知道过去了多少页，也并不想知道，但我能感觉剩余的页数还有很多，不像其他人想的那么少。所以，我只是得了肺病，不是吗？好吧，我是得了，但我会战胜它的。”

“你真勇敢！”亨利激动地跪了下来握住她的手。

“胡说。”她反驳道，冰冷的手指却紧扣住他温暖的手，“上帝让我继续忙碌，就这么简单而已。”

两人彼此沉默了小会儿。他们互相握着对方的手，情感在彼此间来回游荡，无知的冲动已经将他们完整地贴合，所谓礼节已然不能分开他们。花园沐浴在阳光的温暖中，一只黑色的大蝴蝶飞过高高的栅栏，在摇曳的灌木从中寻找一朵花。福克斯夫人抽回了手，亨利并没有拒绝，由着她将手放回了胸前。

“亨利，现在告诉我，你的生活有了什么新的变化吗？”她深吸了口气问道。

“我的生活？”他眨了下眼，因为触摸了她的肉体而神情恍惚。

“我……啊，”他很快又回过神，“有不少新鲜事。我很高兴和你分享。我已经……”他涨红了脸，瞅了眼两腿间隙里露出的草地：“我去了贫困不幸的地方进行深入研究，我做了很多的准备，最后……”他的脸更红了，随后咧嘴笑道，“你知道那是什么。”

“你已经读了我借你的《生活道路》了吗？”

“是的，但我做了更多的事儿。我，我已经开始了，只是几周前，与那些穷人，堕落的人开始对话，我去了他们住的街道。”

“哦，亨利，你真这么做了？”这比她听到亨利在街上从刺客手里救了女王更使她引以为荣，“告诉我，告诉我，发生什么了？”

他跪在她面前，告诉了她几乎所有的事。所有关于他所到的地方，与那个闲散男人，野孩子，还有妓女的对话（只是省略了他曾起的淫邪之心）。艾米莉·福克斯专心地听着他的话，脸微红，身体因为有些不适而焦躁。她不停地变换坐姿，好似骨头被藤椅擦伤。他说话的时候，不禁发现她已经变瘦了。她的衣领塌没在了裙子里。这是她的锁骨吗？他在想入非非。在他把自己当作传教士的时候，福

克斯夫人总在自己身旁，朝他建议，帮助他忏悔自己的过错。他的野心只有在穿了她的鼓励的铠甲后才会变得坚强，而失去了这些，这一切就会变成脆弱易醒的。她一定不能死！

这一刻，她令人惊愕地握住了他的手，紧裹住他的双手：“上帝一定会让我们一起为此努力的！”

亨利看着她的双眼。片刻之前，他告诉她，妓女拿他没辙，在她们污秽的身体里，他能看到的只有灵魂。如果所有的事是真的，他意识到自己的手在她掌心里有些兴奋，如此高尚的女人怎会被邪恶的病魔敲打她柔弱的背脊，还激起了他的欲望？

“上帝会给予我们力量的。福克斯夫人。”他低声嘶哑地说道。

“教堂弄，天堂的后门！”

将一个穿着得体的女人送到这四分之一令人厌恶的老城中后，马车夫与马一起发出了鼻息声，好似鄙夷的目光转向鹅卵石上冒着热气的粪便。为了不惹火他，休格并不说话，只是给了车钱，随后，提着裙子蹑手蹑脚地走向林克夫人的房子。这条街是多么的糟糕！新落下的马粪已是这儿最小的污染了。这儿一直都是这么臭吗？是不是她已经在毫无臭味，只有玫瑰香与拉克姆化妆品的地方待得太久了？

她敲了林克夫人的门，听到上尉闷声道“进来”，她便自己进了屋子。孩提的时候，她经常这样进来。屋内的气味并不比外面的好，令人害怕的老男人让客厅变得更像垃圾堆，简直比外面肮脏的街道好不了多少。

“啊，情妇！”上尉不怀好意，不打任何招呼就朝她喊道。

“好好想想自己吧。”

休格褪下自己的手套收进手提包，屏住呼吸走了过去。她已经有些埋怨昨天在新牛津街上遇到卡罗琳的事儿了。为了避免同她长聊，就敷衍地同她说要来这儿拜访。这是多么意想不到的巧合，卡罗琳已经在一年里见到她两次了。这座城市，居住着几百万的人——刚好就在她着急去往尤斯顿火车站监视来自伯明翰的火车的时候就撞见了她。现在看来，倒还不如在街上与卡罗琳多说几句话，因为威廉并不在火车上，而眼下他倒是可能去往她的房子，敲她的门，可她却在这般淫秽不堪的地方闻着老男人的尿味。

“林克上尉，卡罗琳现在有空吗？”她问道。

老男人往后靠向自己的轮椅，兴奋地捏着这番有用的信息，头上绕着的头





## 6\ 绛红雪白的花瓣·下

巾从他嘴旁落了下來。休格能感覺到，他化膿的胃似乎又要反胃了。

“好運！”他嘲笑道，“我會給你好運的。約克郡的女人，霍波特，在1852年繼承了父親的遺產，三天後被一塊掉下來的拱門壓死。植物學素描家伊迪絲·克勞馥在1861年被艾迪教授從幾千人中甄選出來參加了前往格陵蘭島的遠行，然後被一條海中的巨魚給吞噬了。去年的十一月，利茲·薩姆納，普利斯王的情婦，被發現在其墨爾本小屋裡……，她的脖子……”

“是啊，是啊，很悲劇。可是上尉，卡羅琳有空嗎？”

“再等她兩分鐘。”老男人咆哮道，接着又埋入了他的頭巾中。

休格用指尖偷掃了最近的一張椅子，隨後坐了下來。上尉在蒙了陽光的地方默然不作聲，而休格則盯着牆上已經鏽了的步槍，這本是安靜的，但這安靜却在三十秒後，被林克再一次打破。

“香水公司的主人怎麼樣了？”

“你答應過我不和任何人說的。”她罵道，“這是我們協議中的一部分。”

“我什麼都沒有說。”林克啐了口唾沫，眼珠轉悠着看向房間內的其他地方，這塊鴿籠般大小的空間，他毫無用武之地，而樓上的男人們則尽情地使喚着自己年輕的身子與器官。三個淫蕩的女人慵懶地寄居於此，林克夫人則在自己的小房間內讀着兩便士的書。“你就這麼不相信我嗎？我可是用男人的名聲作的擔保。”

休格的目光落到了指上。她手上的皮膚此刻糟糕透了。或許，她該問問卡羅琳是不是有熊油。

“他很好，謝謝。”她說道，“好極了。”

“是不是經常嘗到大蛋糕沫子？”

休格瞟過他眼眸里閃過的光，腹誹這話是否含沙射影了某種淫穢的想法。她想性欲這樣的事對林克少校而言是最微不足道的欲望。

“他和我所期許的一樣大方。”她聳聳肩。

“別把一切都搭上。”

後門的一聲鈍響穿過發着霉味的空氣傳到了他們耳朵里。滿足的客人已經消失在明亮的世界。

“休格，”卡羅琳出现在了樓梯口，身上只隨意地披了一塊布。在這樣的燈光下，休格站着的角度剛巧可以看到卡羅琳胸口那塊疤痕，那是她在帽子工廠做工時留下的。“上尉要是擋那兒，就把他推走，他反正也在輪椅上，不是嗎？”

林克上尉懶得理會卡羅琳的挖苦，輪子掃過台階。

“她那脖子被條絲巾一勒就能分成兩半兒。”當休格朝着自己朋友走去的

时候，林克喃喃总结道。

卡罗琳给了休格自己房间里的一把椅子，这也是屋里唯一的一把椅子。卡罗琳迟疑地坐在了床上。休格瞬时理解了问题的根由，立刻起身帮她换被单。

“没有干净的了。”卡罗琳说道，“就把这条晾那儿吹一下，散散就好了。”

她们一起将被单从床上掀起来，将它最湿漉的部分用布盖好后放到窗台上。当一切放妥当之后，阳光比刚才又亮了一倍。

“唔，我今天很幸运。”卡罗琳嘻笑道。

休格尴尬地回笑。在普里奥利，她有很多处理这样麻烦的办法：每一周，当没人看到的时候，她会带一大包脏污的被单穿过小公园的门口，稍作停留，就把它扔在那儿。随后，她会去彼得·罗宾逊买些新的被单。好吧，没有洗衣工，她能怎么处理那些脏脏的被单呢？克里斯多夫的小身板，沾了肥皂沫的红手臂，就像一张张照片似的浮现在她的面前。

“你还好吗？休格？”

休格的脸庞显得很是复杂。

“有些轻微的头疼。”她说道，“今天的太阳光太强烈了。”

卡罗琳的窗台被这烟灰脏污了多久？上次它们还不是这么脏。这屋子本来也是这样难闻吗？

“你说什么，休格，我没听清楚。”

卡罗琳拿着她的陶碗到离床远点的地方，好不至于一眼就能望见，这样算是对客人的尊重。她蹲下身子忙于自己的避孕活儿：倒完水，拧开药瓶倒了些进去清洗私处。看着她的动作，休格不禁打了个冷战。

“哎，真是麻烦，不是吗？”卡罗琳边继续，边絮叨。

“嗯。”休格别过头。自从搬到普里奥利后，她已经很久没有做这样的事了。事实上，这也没有什么用。当威廉整晚待在那儿，或是说即便他不待在那儿，她都会洗一个很长很长的澡。她会潜入温暖干净的水中，打开双腿，用浸满了芳香肥皂的白色毛巾洗涤下体，她想这样该会洗得非常干净吧。

“差不多好了。”卡罗琳说道。

“不用急。”休格在想此时此刻，威廉是不是站在了他们的爱巢门前敲着门。她望着温热的微风翻腾起被单，它平整的样子逐渐地变成了蜗牛。上帝，这些床单真是脏！想到她每周都会把床单扔到公园，而卡罗琳却得勉强地睡在这样的旧床单上，她不禁心生内疚。卡罗琳——它们得要洗洗了。哦，没问题的。她在心底自言自语道。



卡罗琳拿着自己的陶碗走到窗前，抬起手臂，瞬时藏在了翻滚的被单后，就像一个鬼影。

“转开你的头。”她边顽皮地调侃，边违规地将脏水顺着建筑的后墙倒去。

“我得告诉你。”几分钟后，当她坐在了秃秃的床垫上，半裸着，梳起头发，“我必须得告诉你最新的事儿。好吧，我已经看到他四次了。你会喜欢他的，休格，他是谈吐非常吸引的人。”她开始讲述自己与那个忧郁严肃男人的会面。她给那男人取了个绰号叫“神父”。这是一个肮脏的故事，这世界没有一篇妓女写的小说是纯净的。休格勉强佯装耐心，仿佛已经知道了这个故事是如何结局的。

“随后，你们上床了？”她抢在卡罗琳之前说道，好让卡罗琳加快讲故事的速度。

“不！”卡罗琳激动道，“这才是最奇怪的事！”她顽皮地摆弄起自己裸露的双脚。脚也是这么脏，休格想，她的脚脏成这个样子怎么能指望逃出圣贾尔斯呢？

“可能他比你想的更古怪。”她叹息道。

“不，我能感觉不是这样。”卡罗琳笑道，“我问他了，就在上个星期，我问他是不是觉得和我上床是件糟糕的事，他实际上可以尝试一次，感觉下自己是不是喜欢，至少也看看对别人说来这是件多么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儿。”她斜眼回忆起她的“神父”是如何回答的，“站在窗子那儿，和往常一样，不看我。他说了什么？哦，他说是不是其他男人都会向诱惑屈服，还说总有贫穷堕落的女人做妓女，总有像我儿子那样饥饿的孩子，邪恶的地主与杀人犯一样充满了邪恶，因为上帝不够爱他们。他说我知道这些事就会好点儿。”

“那你怎么说？”休格问着问题，而她的思绪早已飘荡在卡罗琳屋子里所有脏污的东西：垫脚板已经腐烂得没法刷漆，墙壁裂得没法贴纸，地板满是虫坑，已经没法再打蜡。没有什么能比一把火烧光这儿，重新开始更好了。

“我说我没有看到有人能阻止像我一样的女人成为贫穷堕落的妓女，或是孩子不再饥饿。除非她们嫁人了，摆脱了这一切。”

“随后，他就要娶你，给你一切吗？”

“差点儿！”卡罗琳大笑道，“我第二次见他的时候，他说给我介绍清白的工作。我问他是不是去工厂工作，他说是，我告诉他我并不想去工厂工作。我想这事儿总该结束了吧。没想到上周，他又来了。他问了我，不去工厂工作，那去商店怎么样？如果我愿意的话，他愿意和人说一下。如果我怀疑他，我可以向拉克姆香水公司征询这件事。我应该听过这家公司。”

休格像受了惊吓的小猫猛地一颤，幸而卡罗琳已经走到了窗前，无所事事地拍打她的床单。

“那你说了什么？”

“我说任何少于一个先令一天的工作都会折磨死人。我说，对一个贫穷的女人来说，清白的工作与慢性自杀没什么区别。”她突然笑着将手中的新发带抖松，散开刚梳好的头发。“啊，休格。”她指着房间里所有的东西，“什么样的工作能够改变生活所需呢？勤奋的工作，足够的休息，还有良好的睡眠？”

休格想还有得体的衣服与首饰，皮绑的书籍，银色鎏边的报刊，戴上花边手套坐上马车前往歌剧院，一个美妙的浴缸，一处属于自己的屋子。她看着卡罗琳的脸孔，思索着“我在这儿干吗呢？我为什么受欢迎？你为什么朝我这般笑呢？”

“我得走了。”她说道。

“你想要些钱吗？”好吧，她也没有这么说，也没有提到任何关于钱的字眼。她只是说“我得走了”。

“噢，太惭愧了！”

是啊，太惭愧了，太惭愧了。“你想要些钱吗？”说啊，“你想要些钱吗？”

“我家里还乱七八糟的，你知道我没收拾好就过来了。”

说啊，你这胆小鬼。（“要是你能快点说，我就会给你一个先令。”）

“你想要些钱吗？”不过是简单的几个字，你的手袋里有比卡罗琳一个月工资都多的钱。所以，说吧，你这胆小鬼，你这寄生虫，你这妓女！

卡罗琳笑笑，拥抱她的朋友，休格只是给了她一个吻，什么都没有留下。

在回普里奥利的路上，休格抖落了她的不公平。休格因为鞋底发出难闻的臭味，于是来到了她每周都扔被单的公园里，用绿草来擦拭。她每次离开的时候都会扔个包裹，难道没有穷人发现过吗？或是一位公园管理员发现它。不管是以任何方式，那些被单最终都会被转到穷人那儿，不是吗？基督教，以及寄居在伦敦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肯定已经有了这样的东西。胆小鬼，妓女。

当休格还贫穷的时候，她总会想待到自己富有的时候，她会帮助所有贫穷的女人，至少是那些她认识的人。她在卡斯特威太太家的房里常做着白日梦，手放在小说的书页上，想象着自己的某位旧友，会带着冬季里温暖的毯子或是肉饼过来探访。没有所谓的慈善，这些事都是如此的简单。她挥舞自己礼物时的情态，并非如轻浮的女施主向下等人布恩，而是像一位顽皮的孩童向另一位孩子兴奋地炫耀。

然而，当她如今有足够的钱时，她反而觉得慈善就如鞋子上的马粪一样。

安全地回到自己的房子时，休格打算迎接威廉的归来。然而，当下午的时光慢慢逝去，他却仍然没有出现。她信步在书房里，边自责，边从隐匿的地方抽出自己的小说。她深深地吸了口气，卸下自己的重担，就着书桌坐了下来。

灯光渐渐地暗了下来，法式窗子就好似一面镜子，映出了这一切。花园绿色的植物徘徊在她的脸上，就好似一缕青烟从脆弱的身子腾起。玫瑰花丛的深绿色叶子好似那张脸庞的肌肤，她的头发静止地落在那儿，曲起的发卷随着屋外的每一阵清风轻浮闪耀，杜鹃花的幻影在她怀里颤抖。

休格的堕落与升华，就如她的故事一样，烂熟于胸。她回忆起在米切姆薰衣草田，拉克姆工人是如何谦卑地看着自己。在他们眼中，她就是来探访这些穷人的，那猫一般的眼睛里混杂了怨愤与忠犬般的恭敬。当那些工人呆呆地看着她的裙子拂过地面时，便确定她并不知晓这个季节，裙子下的植物该是多么贫瘠，他们的腿上爬满了血泡，头发里则躲了无数虱子。

“其实我知道那些事儿！”休格在乳白色的书桌前构思那些关于穷人的章节时不禁抗议道。难道她的童年会比那些人中的任何一个更有希望吗？不过，她现在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过得好，当然只要他们足够聪明，或许他们也可以改变。只是，在薰衣草田的那一天，他们站在那儿看着雇主旁打扮入时的女人经过，眼睛里充满了绝望与羡慕。

“但，我是他们的声音！”她再一次抗议，话声回荡在静谧的书房中，此刻的声音与伦敦季前的声音微微有所不同。难道她的声音一直如此这般的美妙吗？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嘘，你这般美妙的声音可是那些在教堂弄的女孩儿们半戏谑，半羡慕的呐。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她问的时候，她们便回答。这里有报复的心思在里头。粗鄙的字眼。休格，在你说这些粗鄙的字眼时听上去有趣极了。可有多少女孩儿能够读上一本书呢？如果她告诉那些薰衣草田的农民她曾住在伦敦的贫民窟里，多少人会信，多少人会啐口唾沫到地上？

不，瞧瞧人类历史上那些从穷人中脱颖而出的人吧。休格必须面对最令人羞耻的事实：下层的人或许渴望被听到，然而更上流的人所代表的群体发出声音时，他们则会闭上眼睛去倾听那口音。

休格焦躁地咬着唇瓣。当然，她的痛苦之源重要吗？她提醒自己如果威廉将她逐出这奢华爱巢，她毫无收入，无家可归，甚至比薰衣草田那些工人更糟。她……她已无法从自己的思绪中脱离出来，她仍然想着那些衣衫褴褛的男人，女人，朝着她挥手，他们向后退着，哦哦地发出不安的声响。休格盯着法式窗子上的影子，脑袋与肩膀被叶子与花遮得忽隐忽现。我是谁？

我的名字叫休格。她的手稿中也是这般记述的。这段话就紧接在长篇论述男人之后。反复地书写，反复地阅读，这让她记得每一行所写的内容。

我的名字叫休格——或许，不是这个名字，我想没有更好的了。我是那一个被称作堕落的女人。

你不会看到那些浮夸难堪的句子：卑鄙的男人，永恒的亚当，我控诉你！这些都埋伏在了段落的末尾，她轻敲了下书页，随后，又敲了下一页，接着，又是一页。随了意志的消沉，她迅速地翻过许多书写了很多字的书页。她希望在这儿能够找到自己，因为这同名的人物，拥有着与她一样的脸孔与身体，甚至连胸都如她一样有雀斑。只是在发黄的手稿中，她看到的是自己用手写下的字句与标点，甚至还有那些因为墨迹在某处变干变脏而缺损的意思。这些夸张的谋杀案：他们达到了什么效果呢？那些假想的男人会遭遇可怕的结局：血肉之躯的女人会如何呢？

她可以抛弃这样的情节，选择一个不那么骇人的桥段。她可以把桥段设置在喷射胆汁的中间点，巧妙合理地删除詹姆斯·安东尼·弗鲁德，雷莉西亚·斯科尼，威尔基·柯林斯以及其他羞怯于写妓女的作者。倘若可以的话，或许该免除其地狱之火。隔了一个世纪，时代的信息更为成熟。瞧瞧这些纸——她生活的积累——一定还有很多事值得摸索！

然而，当她要撤去这些繁复桥段时，她便怀疑了。油墨渗透了每一行，变质了每一处论述，腐败了每一样信念，这是偏见与无知，甚至更糟：盲目地憎恶美好与纯粹。

我看着那些穿梭于剧院的富贵女人。（这是休格三年前写的。那时，她十六岁，与世隔绝地生活在卡斯特威太太的房子里，某个客人们都离开了那儿回往各自的家，所有人在睡觉的灰色清晨写的。）都是伪善的人！所有的人都是虚伪的。他们虚伪于佯装欣赏音乐；彼此虚伪地打招呼；虚伪强调着自己的口音。

装作她们不是女人，而是某种更高等上流的人！她们长长的外衣被设计得给人错觉，好似她们不是用双脚走路，而是腾云驾雾。“哦，不。”她们兴许会说，“浮在空中的时候，我没有双腿，更没有胸脯，只是紧身衣束起的完美身型。如果你想要那些粗野的胸脯，那么就去看看那些大胸的奶妈们吧。如果你要双腿，要双腿里的东西，那么你得去找一个妓女。我们是完美的人群，有高贵的姿态，我们只交换生命中最高贵与最重要的东西。换句话说，奴役可怜的女裁缝，折磨我们的仆人，蔑视那些端着我们高贵粪盆清洗的女人，还有那些没有止境的，愚蠢的，虚无的，毫无意义的追求。”



这就是页末，休格没有心思再翻过它，阅读更多的内容。她合上了手稿，手肘放在上头，下巴埋在手掌间。在她的脑海里依旧回荡着那晚威尔第的安魂曲。毫无疑问，对坐在那儿的所有女性听众而言，那一首曲子无非就是在炫耀她们生活的优渥与担任茶余饭后的谈资。然而，其他那些坐在礼堂的人却神情恍惚。休格知道：他们脸上正流露着这样的颜色。他们虔诚地站着，好似他们仍旧在听音乐，而当他们打算离开的时候，好像沉睡的人在挪着缓慢的步伐。休格见到那些高贵夫人中的一位，她们彼此相视。诚实，而敞开心扉的笑容！——好似一首爱情的乐曲闪耀在彼此的眼眸中。

数年前，甚至数月前，她还曾经想拿着破除旧风俗的棒槌，打算要敲烂歌剧院的房子，让那些高贵的女人们从燃烧的房子奔跑至贫民里。现在，她踌躇了……这帮养尊处优的女人在工厂里变得肮脏而憔悴，成堆的毛衣放在她们下等的姐妹旁——这是为追求什么样的公平而奋斗呢？为什么那些工厂不能彻底粉碎，成堆的毛衣不能在火堆里化为灰烬，而非要是歌剧院和那精美的房子？为什么必须是上层的人堕落到底层，而不是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越到上层呢？难道忘记自己的身体，像上等女人一样思考真是无可饶恕的事吗？像安格尼斯这样的女人是否真的应该为自己无法想象出如何用布包的棒捅弄自己下身去除陌生人的精子而该受到谴责呢？（“精子”，在她的字典中应该是隐私，且不可说出的词吧。）

她再一次翻开珍贵的笔记本，期望能够找到自己觉得骄傲的那部分。结果，却看到一段如何挑逗男性的文字。

她低低一吟，合上了手稿。这世上没有人会想要读这些东西的，没有人想要。

她感觉心里涌上自怨自艾的涟漪，她由着涟漪破裂，将脸埋入双手中。现在已经是下午了，威廉还没有来，蓝色的小鸟在她的院子中低吟，天真美好的东西因为她丑陋的故事而羞惭……上帝，她必须得进行每月的课程，用这样的方式来思考问题。

铃声吓了她一跳，她手肘猛地往前一冲，小说飞了出去。纸片满落在了书房的每一处角落，她慌措地趴在地板上，抓起地上的纸页凑在一起。她仅有时间将胡乱抓起的手稿塞入衣柜，在威廉进来之前关上门——是的，威廉有房子的钥匙。

“威廉！”她毫不掩饰地喊道，“我在这儿！”

打大厅衣架旁第一个拥抱开始，她能感觉到她从尤利西斯抽回神时并没有带上半丝情欲。哦，他非常高兴见到她，尤其是她给了一个英雄式的拥抱。只是当她贴着他身子的时候，微妙地感觉到他有些沉默寡言。休格立即软了下身子，

松开手臂，轻抚他胡子拉碴的下巴。

“你看上去真是很疲惫！”她就像发现他浑身刀伤，或是被一只可恶下流的猫抓挠坏了一样可怜，“我上次见你后，你有好好睡着过吗？”

“我睡得很少。”威廉承认道，“我房间外面都是唱歌酗酒的人，整晚提了大嗓门地唱。昨晚，我很担忧安格尼斯。”

休格笑着，同情地将头侧靠在他身上，暗思自己是否能够想象出很少被提起的拉克姆夫人——或是威廉会不会要她。当他思索的时候，她亲切地将他带入……哪间房间？起居室，现在，是的，她已经决定了：起居室会让他从气恼恢复到平静。

“这儿。”她将他安置到搁脚凳上，倒上白兰地酒，“洗掉你嘴里伯明翰的味道吧。”

他解开外套扣子，拽松了领口，垂头丧气地朝休格谢了声。他意识到昨晚回到家里竟是没有一个人关心。行动缓慢的女仆，心烦意乱的妻子：糟糕的欢迎仪式，让他独自忍受饥饿。

“我很高兴有人希望见到我。”他说着，将头靠在她的肩膀上，舔过她唇上的白兰地。

“威廉，我一直都希望见到你。”她说，抬手放到了他流汗的额上，“告诉我，你有没有买下制箱厂？”

他叹息了一声，摇摇头。

休格坐在他的身旁，感觉自己正完美地沉浸在想象中。

“让我猜猜，”她模仿着北方制造厂里的浑浊的声音，“那儿怎么了，啊，拉克姆先生是个好工程师，只是不知道该怎么修理，是吗？”

威廉瞬间愣了愣，扑哧地笑出了声。“正确。”她装伯明翰口音的粗音调更像是约克郡的，但也是很精准了。她的脑子怎么就这般像太过精致的硝基漆！他后背与脖子的肌肉慢慢地放松了下来，接着，开始解释起他对工厂做的决定：她明白，就如平时一样，明白他的话。

“好吧。感谢上帝，伦敦季已经快结束了。”他喝下杯中最后一口白兰地喃喃道。

“狗一样的日子又要回来了。不再有晚宴，不再有戏剧，只剩下一个可怜的音乐夜。”

“我想你早就已经寻了借口逃避所有的事儿了，不是吗？”

“是呐，是呐，几乎所有的事儿。”

“因为你相信安格尼斯好多了。”





他盯着手中的玻璃杯，皱起眉头。

“我得说她真的好多了。”他叹了口气，“至少在公众场合，尤其是在伦敦敦季的时候，比之前一季，要好多了。”他意识到自己的赞美是如此无力，于是清了清嗓子，“她是个易怒的人，但我相信她比很多人要好。”他脸部抽搐，话声却并不失礼。

“她还没有你想的那么好，是吗？”休格问道。

他含糊其词地点头，好似受了胁迫的忠诚丈夫：“至少，她不再胡言乱语，说自己见到了守护天使。尽管，我们每次出去，她总是四处乱瞟……”他往凳子靠下，将肩头枕在她的腿上，“但我不再挑战她，因为那样只会让她受伤。如果她觉得有幽灵的话，那就由着她吧。”

“那她正常吗？”

他静默了一小会儿，当她轻抚他的头颅时，煤块滋滋地发出声音，在灶台旁交换着位置。

“有时候，我会问自己安格尼斯对我是否忠诚，她总是看向人群，我发誓，她一定在寻找某一个人……我在想，是不是有一个能与我在任何事上匹敌的对手？”

休格笑笑，心情沉重得像有重重的物体拖着她往下坠，这重量仿若女人穿着衣裙蹚过深水。

“或许她是在看自己的守护天使？”

“唔。”威廉在她的抚摸中休息着，并没有生疑，“我上周在罗西尼音乐厅，安格尼斯昏在了自己的椅子上。就片刻的事儿，随后，她突然醒了过来，叫喊道‘是啊，保佑你，带我走吧，用你坚实的臂膀！’”

“‘谁的臂膀，亲爱的？’我问她。”

“‘嘘，亲爱的，那女人还在唱歌呢。’她就是这么回我的。”

休格想要笑，她感觉此时发笑不会引起威廉的反感。她笑了。没有任何的后果，威廉相信她，显然比之前更相信她了。

“安格尼斯怎么会对你不忠诚呢？”她喃喃，“你不知晓，不允许的话，她都无处可去。”

威廉犹豫地咕哝着：“切斯曼发誓告诉我所有她去过的地方。他也是这么做的。”当他忆起安格尼斯的短途出行，双眼微眯起来，再次睁眼的时候，红色的眼眶中流露出烦躁的神色，“起初，我想她可能是去克里克伍德的天主教堂……约会。但切斯曼告诉我她进了里面，随后独自出来了。当她坐在教堂里接受教义